

王恭伯傳
張令傳
洛京獵記
魚服記

五真記
張遵言傳
洛神傳

靈應傳
白蛇記
侯元傳



白

蛇

記

撰人不詳

中華書局

白蛇記

元和二年，隴西李璣，鑄鐵使遜之猶子也。因調還次，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，侍婢數人，於車中貨易。李潛目車中，因見白衣之姝，綽約有絕代之色。李子求問侍者，曰：娘子孀居，袁氏之女，前事李家，今身衣李之服，方將外除，所以市此耳。又詢可能再從人乎？乃笑曰：不知。李子乃與出錢貨，諸錦繡，姝遂傳言云：且貨錢買之，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。李子甚悅。時日已晚，遂逐犢車而行。礙夜方至所止，犢車入中門，白衣姝一人下車。侍者以帷擁之而入。李下馬，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，云：且坐，坐畢，侍者云：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？不然，此有主人否？且歸。主人明晨不晚也。李子曰：乃今無交錢之志，然此亦無主人，何見隔之甚也？侍者入白，復出曰：若無主人，此豈不可？但勿以疎漏爲誚也。俄而侍者云：屈郎君，李子整衣而入，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，相見曰：白衣之姨也。中庭坐少頃，白衣方出，素裙粲然，凝質皎若，辭氣閒雅，神仙不殊。略序款曲，翻然卻入。姨坐謝曰：垂情與貨，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知之。然所假殊荷深愧。李子曰：綵帛纈繆，不足以奉佳人服御，何苦指價乎？答曰：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，然貧居有三數千，債負郎君，儻不棄，則願侍左右矣。李子悅，拜於侍側，俯而圖之。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，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，須臾而至。堂西間門剗然而開，飯食畢備，皆在西間。姨遂延李子入坐，轉盼華煥，女郎旋至，命生拜。姨而坐，六七人具飯食畢，命酒歡飲。一住三日，飲樂無所不至。第四日，姨云：李郎且歸，恐尙書恠遲，後往。

來亦何難也。李亦有歸志。承命拜辭而出。上馬。僕人髡李子有腥臊氣異常。遂歸宅。問何處。許日不見。以他語對。遂覺身重頭旋。命被而寢。先是婚鄭氏女在側。云足下調官已成。昨日過官。竟公不得。其二兄替過官。已了。李答以媿佩之辭。俄而鄭兄至。責以所往。時李已漸覺恍惚。祇對失次。謂妻曰。吾不起矣。口雖語。但覺被底身漸消盡。揭被而視。空注水而已。唯有頭存。家大驚。呼從者訊之。僕者具言其事。及去尋舊宅所在。乃空園。有一皂莢樹。樹上有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千。餘無所見。問彼處人。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樹下。更無別物。姓袁者。蓋以空園爲姓耳。復一說。元和中。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瑄。任金吾參軍。自永寧里出遊。及安化門外。乃遇一車子。通以銀梯。頗極鮮麗。駕以白牛。從二女奴。皆乘白馬。衣服皆素。而姿容婉媚。瑄貴家子。不知檢束。即隨之。將暮焉。二女奴曰。郎君貴人。所見莫非麗質。某皆賤隸。又皆羈陋。不敢當公子厚意。然車中幸有姝麗。誠可留意也。瑄遂求女奴。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顧曰。郎君但隨行。勿捨去。某適已言矣。瑄既隨之。聞其異香盈路。日暮。及奉賊園。二女奴曰。娘子住此之東。今先去矣。郎君且此廻翔。某即出奉迎耳。車子既入。瑄乃駐馬於路側。良久。見一婢出門招手。瑄乃下馬入。坐於廳中。但聞名香入鼻。似非人世所有。瑄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。黃昏後。方見一女子素衣。年十五六。姿艷若神仙。瑄自喜之心。所不能諭。因留止宿。及明而出。已見人馬在門外。遂別而歸。纔及家。便覺腦疼。斯須益甚。至辰已間。腦裂而卒。其家詢問奴僕。昨夜所歷之處。從者具述其事。云郎君頗聞異香。某輩所聞。但蛇臊不可近。舉家冤駭。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。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。乃伐其樹。發掘。已失大